

## “微”变化带来小幸福

□ 北思

欣怡小区，改造了供水管网，路面翻新、管道清淤，下大雨路面也不会积水，昔日臭水四处横流的场景一去不复返；

朝阳北区，削减绿化带、开辟荒草地，增加了200多个停车位，居民回家再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停车，车辆剐蹭现象明显减少，消防通道也了出来；

化工小区，院里安装了充电桩，一停一接一扫码，电动车充电安全又省心，空中飞线消失了，小区安全又多了保障；

……  
随着今年我市270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，入冬之前，又有3.2万个家庭得到了实惠。因基础设施改造而受益的，仅主城区就有540多个小区，未来将会覆盖全市。

小区里一个细微的变化，对居民来说，就是生活的大改变。近年来，我市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，聚焦百姓急难愁盼，从实际需求出发，对老旧小区进行提升改造。几年下来，不仅人们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，整个城市的

形象也有了提升，尤其是一些细微处的变化，不经意间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：出行畅通了、停车不再发愁、不出小区就能健身、充电再也不用推车上楼……人们的幸福感随之提升，牢骚和抱怨也少了

很多。  
生活在老旧小区的居民，大多数是老人。老房子更容易出现问题，比如没有电梯、下水道容易堵、线路和管道老化、配套设施不完善、环境脏乱差等。改造后的小区，让居民幸福感大增。

俗话说，安居才能乐业。生活环境好了，人们才有安心的港湾，也才有拼搏奋进的底气 and 迎难而上的勇气。大规模、分批次的老旧小区改造，就是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问题。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造成果，积极配合，用心维护，用实际行动感恩这份小幸福。



## 郎文生：爱上这条河

□ 本报记者 赵宝梅

### 行走运河 穿越千年的真实

清晨，与大运河相距不足千米的沧州印象·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内，兴济明代砖窑遗址（由兴济发掘迁址而来）在斑驳沧桑的土地上散发着时光久远的气息。不远处，高高耸立的现代砖窑烟囱与之呼应，周围则是科普园区、赛马场和博物馆。

郎文生和朋友们边欣赏着眼前的美景，边探寻“砖河驿”的过往，一次眼睛与心灵的交汇，让郎文生的运河行走又多了一份感悟。

作为外地人，郎文生起初对运河有些陌生。认识和了解，起始于他当兵转业到沧州的那几年。原始的大堤、缺水的河道，还有影影绰绰的放羊人，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兴趣在这漫不经心的认知中萌发，2014年，郎文生开始跟着朋友行走运河。

从吴桥第六屯到青县李又屯，216公里运河沿线，他从南到北几乎一村不落走过。较近的骑行，路远的开车，

边走边看边寻访。

千年运河的古今见闻，说起来有很多，但最令郎文生兴奋的，要属运河边的集市。冯家口大集、王黄马村大集、连锁大集……集市上，商品琳琅满目，蔬果布匹、衣服鞋帽、农资农具等应有尽有，有时还能遇到耍猴的、唱戏的，或者手工制作工艺品的。“这些集市都是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才演变为现状，它们大多紧邻过去的码头或驿站，是摆渡和漕运经济的延续，反映出运河两岸的经济兴盛。”郎文生说，集市上的商品和人们淳朴的笑容，经常让他流连忘返。

在吴桥杂技小院，郎文生看到孩子们刻苦练功，杂技艺人们顺着运河走南闯北、江湖卖艺的情景也浮现在眼前；在东光，他目睹了非遗泥塑的创作过程，一块从运河河道里取出来的胶泥，在匠人手中捏制刻画，包含着满满的风土人情……

### 触摸运河 人河相依的守护

近10年的行走，郎文生结识了五六十位老人，他们多是生长在运河边、喝运河水长大的，对运河有着朴素的情感，很多人对运河老物件或运河文化的保护，坚定而又执着。

在东光县连锁，70多岁的车振东老人在盖新房时从墙角挖出来一块开街碑，当他意识到此碑与运河有关时，便保护了起来。几年间，有多人想出钱买，但都被老人拒绝了。“我不图什么，就觉得这块碑是祖辈留下来的，得保护好它。”老人的一席话，让郎文生心生敬畏。在南皮县冯家口村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当村边小庙里的石佛遭到破坏时，王书海老人挺身而出，领着村民一起将其保护起来，后来还修建了房子，将石佛安置妥当。

在青县二十里屯，郎文生走访了

老教师祝相松，听他讲述几代人保护一块老船板的故事。抗日战争期间，青县二十里屯车氏兄弟用船接送地下党员过河，当船被炸毁，一块船板便成了历史见证。他们的邻居守护船板几十年，最后交到老教师手中。老教师收下船板并整理了文字资料，虽几次搬家但船板保存完好。最后，这块船板被安放到了村大运河党建生活馆。“与运河相关的每一个老物件，都经历了几代人传承与守护。”郎文生说，与这些老人交谈，能感受到他们对运河最纯真的热爱。

保护是最好的传承。很多保留至今与运河相关的物件，都有着传奇故事。在一段段佳话中，也在这些热爱运河的人心中，汇聚成一道精神之光。

### 记录运河 一起爱上这条河

2017年，文献纪录片《飞跃南运河》开拍，郎文生担任执行导演，并承担改脚本、拍摄及后期制作等任务。

彼时，大运河河道缺水、河貌不美，郎文生运河知识储备也不足，他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四处拜访专家学者、走访运河沿线的老人，紧紧围绕运河历史、沿河城镇、运河文化、运河名人、沧州物产等方面深入挖掘整理，最终形成了五集纪录片创作方案。

先出3分钟样片、再出第一集样片，边审边改，边改边拍……在历经了183天的辛苦与努力后，当年10月底，完成了五集文献纪录片的全部工作。纪录片在沧州电视台播出后，反响良好。“这个过程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这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积淀，是运河赋予我们的一笔财富。”回忆起那段拍摄的日子，郎文生坦言，他能深深感受到，沧州人对运河的感情是出自骨子里的热爱。

2021年，郎文生开始通过微信公众号“阿郎苑”，将自己走访运河的所见所闻所感与网友分享。《砖河的东西古今》《会“漂”移的河堤，你知道吗？》《南川印象》等文章被很多网友阅读转发，并在《沧州日报》《沧州晚报》等媒体发表。同时，他还在沧州晚云讲座、中小学校园，通过文字、影像等多种方式，传播他所了解的大运河。

因为热爱，所以坚持。工作之余，郎文生积极参加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活动，一有机会就会和热爱运河的同行们，一起行走运河，拍摄、寻访、记录，书写着“爱我运河、爱我沧州”的美好篇章。

从懵懂参与到全心投入、从一知半解到日渐熟悉，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文生的闲暇时光早就和大运河（沧州段）绑在了一起。

今年50岁的郎文生，多年行走运河、记录运河、研究运河，将全部热情都献给了母亲。他说，爱上这条河，是缘分，是责任，此生，注定要和她在一起。



寻访运河岸边老人



向沿河村庄老人了解运河往事



与杂技小院孩子们合影



运河岸边采风合影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



## 快递驿站方便了谁？

□ 本报记者 赵宝梅

“我网购的一箱苹果，半个月前就到快递驿站了，一直没等到取件码，现在估计早烂了。”“每年‘双11’过后，小区门口的快件就堆成小山，被扔来扔去，看着都心疼。”“没发取件码，也不打电话，要是不追回，估计这快件永远收不到。”……近日，随着快递驿站业务回归正常，又恰逢“双11”过后快件量日渐增多，各种吐槽、不满及投诉也随之增多。

记者在市区一家快递驿站看到，新运来的快件被直接扔在地上，一些大体积的快件则堆积到了便道上，影响了路人通行。前来取件的市民排起了长队，有的则进店里找工作人员询问，老板查找各种问题件，非常忙碌。

“自从小区附近有了快递驿站，快递员再也不打电话通知到门口取件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发送取件码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就将快件先放到驿站。”市民张丽称，她偶尔需要加班，有时候回到家已是晚上8点多，快递驿站已经关门，第二天又急着去上班，只能委托邻居帮忙取。

快递驿站宣称是解决包裹配送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，没想到现在对她来说更不方便了。

市民林女士经常网购冷冻食品，可快递驿站发送取件码经常延后，冰激凌化成了水、丸子发了臭，拿回去也只能扔掉。“以前直接派送到门口，现在只能等着取件码。”林女士无奈地说，现在快递驿站自提模式没问题，也是趋势，但有些商品应区别对待，同时征求收件人的

意愿。

快递公司不送货上门，把快件放到驿站的情况已是一种常态。为何快递公司直接绕过收件人将包裹放入快递驿站？某快递公司一位派件员说，多数上班族白天不在家，需要把快件放到驿站或快递柜，需要送上门的订单大概只占不到20%，于是业内就自动忽略送货上门这种耗费人力、物力和时间的送件方式。快递公司和驿站相互合作，每放一个件，驿站会有一些收入，再加上发件的运费差价，每天的收入也很可观。这位派件员说，现在只有少数快递公司会打电话派送。

采访过程中，一些市民表示，快递驿站的出现确实方便了很多人，但作为派送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应该提供更快捷、高效的服务。市民代小燕建议，快递驿站应加强管理，对快递包裹不要随便乱堆乱扔，尤其是一些电器类物品，应小心轻放。在“双11”揽件、派件高峰期，门店应增派人手，加快分拣派送，提高效率，保证消费者及时收取快件。其次，对一些特殊快件是否通过驿站收取，应征求收件人意见，像冷冻食品、新鲜蔬果或贵重电子产品，应及时快速地派送到位。

一些市民还建议，快递驿站包裹比较集中，应准备消毒及拆快递包裹的工具及垃圾桶等，方便市民现场消毒拆取。